

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思想探析

——以《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为文本

王 伟

(河北省社会科学院 哲学研究所,河北 石家庄 050051)

摘 要:无论是作为一种政治理想,还是作为一种社会制度,或者作为一种正在实践着的社会运动,共产主义无疑都是与马克思的名字联系在一起。正是在从民主主义向共产主义转变的过程中,马克思关于共产主义的思想也得以表达和确立。而作为这一立场转变时期的著作,《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出发点和基础正是马克思对自己共产主义世界观的详尽阐发。

关键词:马克思;共产主义;《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唯物史观;社会

中图分类号:A8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2494(2014)06-0011-07

在《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一文中,恩格斯将马克思一生的贡献概括为两大发现: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1]76}。而这两大发现的最终归宿,无疑都是指向共产主义的。但经常发生的情况是,每当“马克思”和“共产主义”两个关键词联系起来时,马克思得到的评价往往是批判多于肯定。究其原因,主要在于批评者误将马克思对其他共产主义观点的批判视作马克思本人的观点,即将马克思要批判的对象和马克思本人的主张混为一谈。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1844手稿》)中,马克思对自己共产主义观点的阐发就是建立在批判他人观点的基础上的,这些批判既包括对前人共产主义观点的批判,也包括对马克思同时代人对共产主义看法的矫正。

一、对当时流行共产主义观点的批判

在《1844手稿》的“第三手稿”开始的地方,马克思专辟一节命之为“私有财产和共产主义”。在这里,马克思共阐述了三种共产主义观点,其中两种是关于当时流行的共产主义的。

第一种共产主义是粗陋的共产主义。这是马克思着墨最多的部分。在这一节的开头,马克思分析了蒲鲁东的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以及傅立叶和圣西门的空想社会主义,它们是粗陋共产主义的典型形态。马克思指出蒲鲁东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以鼓吹“个人所有”的名义追求资本;傅立叶把农业劳动看成是最好的劳动,反对工业中的不自由劳动即异化劳动;圣西门与之相反,他希望能够通过工业劳动改善工人状况。马克思在指出他们各自观点的缺陷的同时,肯定了其观点中所包含的合理成分,即共产主义具有经济性质。但马克思同时指出,具有经济性质的共产主义仅仅是共产主义的“最初的形式”,真正的共产主义不应该仅仅停留于这一点,而应该是对私有财产的积极扬弃。而粗陋的共产主义的错误之处,恰恰在于过分强调共产主义的经济性质以及物质财富的平均化,恰恰在于追求个人对私有财产的占有,从而忽视了其他方面的内容。换言之,对“物质的直接的占有”被当做生活和存在的唯一目的,而才能等不能被均分的部分则被统统抛弃掉。

收稿日期:2014-09-27

基金项目:河北省社会科学院青年课题“马克思与自然辩证法的关系研究”(2014B11)

作者简介:王 伟(1980-),女,山东临沂人,助理研究员,山东大学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

马克思指出这种共产主义的“最初的形式”是“以双重的形式表现出来”^[217]的。其一,过分强调物质的财产在共产主义社会所具有的巨大力量。这本是对共产主义经济性质普遍性的一个正确论断,但上述共产主义观点却过分强调了这一点,从而把对“物质的直接的占有”看成“生活和存在的唯一目的”^[218]。以此为旨归的共产主义,必然强调均分一切财产,以达到每个人占有同样多的社会财富的目的。至于“不能被所有人作为私有财产占有的一切”,如才能等就只有“被消灭”的命运了。这是粗陋共产主义的“双重的表现形式”之二。在这种平均主义观点的支配下,有形的物质财产被平均到每个人,不能被均分的一部分被加以消灭;无形的物质财富如才能被抛弃,每个人都成为没有个性、毫无差别的自然人,唯一的差别仅在于性别,这是一种天然形成的男女之别。马克思指出,这种共产主义不过是私有财产的“普遍化和完成”^[219]。马克思早在1843年写给卢格的信中就对这种共产主义表现出了不满,认为其是“还不曾摆脱自己的对立面——私有制——的人道主义原则的特殊表现”。也就是说,这种共产主义只想均分私有财产,而不想废除私有财产。换言之,保留私有财产是这种共产主义的根本要求,而这一点,恰恰是与真正共产主义的本质相悖的。

作为这种“用普遍的私有财产来反对私有财产”的共产主义,其极端表现形式便是公妻制。公妻制,这是一个一度被误以为是马克思的主张从而为其招来无数骂名的词汇。实际上,“在中世纪宗教共产主义共同体中,把妻子公有当做未来社会特征的观念颇为流行。1534—1535年在闵斯特掌权的德国再洗礼派试图根据这种观点引进一夫多妻制。托·康帕内拉在《太阳城》一书中就反对一夫一妻制”^[220]。可见,公妻制在马克思之前早已存在,它是粗陋共产主义的极致表达。它不仅不是马克思的主张,恰恰是马克思坚决予以反对的观念。在《1844手稿》中,马克思指责公妻制“把妇女变为公有的和共有的财产”^[221],故而是一种“动物的形式”。马克思进而对其展开了严厉的批判,他指出“把妇女当做共同淫欲的掳获物和婢女来对待,这表现了人在对待自身方面的无限的退化”^[222]。在他看来,妇女获得解放的程度是衡量人的自我解放的尺度。可见,公妻制是与马克思的思想格格不入的,而倡导公妻制的原始的粗陋的共产主义正是马克思批判的对象。马克思对公妻制的批判并没有结束,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又对公妻制展开了更为彻底更为系统的批判^[223-224]。所以,公妻制与马克思所主张的共产主义是背道而驰的,任何将公妻制和马克思、共产主义混为一谈的言论都是荒谬的,都是应该坚决予以澄清和批判的。因为公妻制是“对整个文化和文明的世界的抽象否定”,都是“向贫穷的、需求不高的人——他不仅没有超越私有财产的水平,甚至从来没有达到私有财产的水平——的非自然的简单状态的倒退”^[225-226]。

关于第二种共产主义,马克思这样写道“共产主义(α)还具有政治性质,是民主的或专制的;(β)是废除国家的,但同时是未完成的,总还是处于私有财产即人的异化的影响下”^[227]。显然,从(α)(β)这两个符号可以看出,马克思又把这种共产主义分为两种表现形式。马克思指出,“这两种形式的共产主义都已经认识到自己是人向自身的还原或复归,是人的自我异化的扬弃”,这是其积极进步的一面;但其不足方面也很明显,由于它还“处于私有财产即人的异化的影响下”,由于它“还没有理解私有财产的积极的本质”,也由于它“还不了解需要所具有的人的本性”,所以它“还受私有财产的束缚和感染”。换言之,与粗陋的共产主义一样,这种共产主义仍然没有扬弃私有财产,尽管在对待私有财产的态度方面,这种共产主义比粗陋共产主义有了极大进步。

与对第一种共产主义的批判相比,马克思对第二种共产主义着墨不多。究其原因,大概在于这种共产主义是介于第一种共产主义和第三种共产主义即马克思本人所理解的共产主义之间的过渡形态,其主张虽然相较于第一种共产主义有了进步,但尚未达到第三种共产主义的高度。也可能是因为这种共产主义已为当时的人们所熟知,或者由于马克思对自己共产主义观点表达的迫切渴望——毕竟这是不准备发表的手稿,马克思转而进入对第三种共产主义的叙述。用法国著名学者奥古斯特·科尔纽的话说,“粗陋的共产主义牺牲了人的世界而保存了物的世界的统治,因而它只不过是私有制的一种表现形式;同样地,较为成熟的政治的或国家的共产主义也不能彻底解放人”^[228],在批判上述两

种共产主义的基础上,马克思提出了自己关于共产主义的理解,也就是第三种共产主义。

二、对自己的共产主义观点的阐释

“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扬弃,因而是人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人向自身、向社会的即合乎人性的人的复归,这种复归是完全的,自觉的和在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的范围内生成的。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它是历史之谜的解答,而且知道自己就是这种解答”^{[2]81}。通过寥寥两百多字,马克思将共产主义的必然性和共产主义下人、人与人以及人与自然的关系等蕴含其中。

1. 共产主义是人的复归和解放

在批判了以往共产主义对人的忽视和否定之后,马克思指出共产主义“是人向自身、向社会的即合乎人性的人的复归”。在这里,人的一切感觉和特性获得彻底的解放,人的解放得以真正实现。

首先,人与物之间的关系得到解放。人与物之间的关系由单一的拥有关系变得更为丰富,成为多种多样的关系。“私有财产使我们变得如此愚蠢而片面,以致一个对象,只有当它为我们拥有的时候,就是说,当它对我们来说作为资本而存在,或者它被我们直接占有,被我们吃、喝、穿、住等等的时候,简言之,在它被我们使用的时候,才是我们的”^{[2]85}。与此迥然有别的是,共产主义向我们展现了一个丰富多彩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人对世界的任何一种关系都是人通过个人的感官而产生的对象性关系,是“人的现实的实现”。而人的感觉又是多种多样的,如感觉、听觉、味觉、嗅觉、触觉、思维、直观、情感、愿望、活动、爱等等,此外,“人的现实也是多种多样的”,因此,人与物的关系也应该是多种多样的,而“不应当仅仅被理解为直接、片面的享受,不应当仅仅被理解为占有、拥有”。

其次,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得到解决。共产主义真正解决了人与人之间的矛盾。“我们已经看到,在被积极扬弃的私有财产的前提下,人如何生产人——他自己和别人;直接体现他的个性的对象如何是他自己为别人的存在,同时是这个别人的存在,而且也是这个别人为他的存在”^{[2]82}。质言之,在共产主义社会里,人的对象也是他人的对象,是人为了他人的存在,同样,别人的对象也是他人为了他的存在。“正像社会本身生产作为人的人一样,社会也是由人生产的”^{[2]83}。人生产出社会,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成为“人的生命表现的器官和对人的生命的一种占有”,人从而成为一种“社会存在物”^{[2]84}。这是马克思第一次明确使用“人是社会存在物”这一说法。但此时的“社会”概念“同我们一般所指的包括各种社会形态下的‘社会’概念,在用法上是不同的。马克思这里用的‘社会’一词主要是专指扬弃了私有财产和异化的条件下的人的关系和本质”^{[5]87}的社会,即共产主义社会,著名学者埃·薄蒂热利也认为“当马克思使用社会这个词时,指的就是将来的这种情况”^{[6]268}。

再次,人自身得到解放。人由异化的人转变为总体的人。在私有制下条件,由于人与物、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异化,“人变成对自己来说是对象性的,同时,确切地说,变成异己的和非人的对象;他的生命表现就是他的生命的外化,他的现实化就是他的非现实化,就是异己的现实”^{[2]85}。一言以蔽之,在存在私有财产的社会里,“人的一切肉体的和精神的的感觉都被这一切感觉的单纯异化即拥有的感觉所代替”^{[2]85}。而在共产主义社会中,物失去了纯粹的有用性,人放弃了自己的利己主义的性质,“眼睛成为人的眼睛,眼睛的对象成为社会的人的、由人并为了人创造出来的人的对象”,人从而“不仅通过思维,而且以全部感觉在对象世界中肯定自己”。正如马克思所写:“人的感觉和特性已经在主体上和客观上都成为人的”,即“人以一种全面的方式,作为一个总体的人,占有了自己全面的本质”。

如上所述,马克思对自己共产主义观点的详尽阐发是在“私有财产和共产主义”部分进行的。顾名思义,在以“私有财产”和“共产主义”为关键词的这一小节中所阐发的共产主义,必然是同对资本主义

的批判结合在一起的,因此这种共产主义还具有强烈的伦理色彩。与私有制条件下人的异化状态相比,在共产主义条件下,人实现了自身的全面解放。这种写作特点表明此时马克思的思想还带有人本主义的烙印,这有费尔巴哈人本主义影响的成分,也是马克思自身思想发展的一个必经阶段。但处于转折和过渡时期的马克思并未仅仅停留于这种人本主义逻辑,他已经跳出思维限制,开始积极思考共产主义的实现问题。

2. 共产主义的实现问题

马克思明确指出:“有了共产主义思想,就完全足以消灭私有制思想。而为了消灭实在的现实中的私有制,则必须有现实的共产主义的行动。”因此,马克思对共产主义的探寻也开始由理论层面转向具体实践,开始从历史生成的视角探讨共产主义的实现,虽然此时他还是更多地把共产主义看作“应当确立的状况”,更多地将其看作“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

首先,共产主义的实现是私有财产的扬弃。私有财产是人的异化的根本原因,是“异化了的人的生命的物质的、感性的表现”^[2182]。因此,在共产主义社会中,要实现“合乎人性的人的复归”,就必须消灭私有财产。“对私有财产的积极的扬弃,作为对人的生命的占有,是对一切异化的积极的扬弃,从而是人从宗教、家庭、国家等等向自己的人的存在即社会的存在的复归”^[2182]。因此,“不难看到,整个革命必然在私有财产的运动中,即在经济的运动中,为自己既找到经验的基础,也找到理论的基础”^[2182]。无论从理论方面还是从实践方面来说,扬弃私有财对于实现共产主义都是必要的。

其次,共产主义的实现是对以往的全部财富的继承。无论对于何种形式的共产主义来说,物质财富的极大涌流一直是共产主义的一个重要特征。《1844手稿》时期的马克思就已经看到了“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对于共产主义社会发展的基础意义。这是马克思潜心研究政治经济学的成果,也是马克思思想中历史意识的必然归处。对“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的继承,既保持了历史发展的连续性,也为人的复归和共产主义的实现奠定了必要的物质基础。对物质财富和经济内容的强调,使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思想具有了经济性质,也更加具有了可操作性和可实现性。

再次,共产主义是人和自然之间矛盾的真正解决。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自然主义”。根据杨适的解释,“完成了的”一词的德文是“vollendet”。“voll”相当于英文“full, filled”,含有“完满的、丰富的、完整的”之意。“end”是“完了,结束”的意思,“vollendet”是“wollenden”(动词)的分词形式,做形容词用,意即“完备的”、“完善的”、“全部实现了的”。事实上,“完成了的”英文即“fully developed”,为“充分发展,贯彻到底”之意。因此,马克思的这段话可直译为“作为一种充分贯彻到底的自然主义就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一种充分贯彻到底的人道主义就等于自然主义”。然而这样的表达仍然是令人费解的,对此,杨适认为,这是马克思用自然主义和人道主义两个概念的一致性来表达自己的唯物主义,即把自然主义和人道主义二者统一起来的唯物主义。共产主义扬弃了将人与自然对立起来的异化,实现了人和自然的统一,因而它是这种唯物主义的实现^{[6]83-84}。这种唯物主义意味着人与自然的矛盾得到了解决,标志着人与自然的协同解放。

那么,共产主义是如何实现人与自然之间的统一的呢?或者说,马克思所理解的人与自然统一的基础是什么呢?在这里,马克思向我们展现了两种思路。

其一,寄希望于未来社会——“社会是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这是马克思探索人与自然关系的一次重要尝试,我们且把这次尝试的内容摘录如下:“自然界的人的本质只有对社会的人来说才是存在的;因为只有在社会中,自然界对人来说才是人与人联系的纽带,才是他为别人的存在和别人为他的存在,只有在社会中,自然界才是人自己的人的存在的基础,才是人的现实的生活要素。只有在社会中,人的自然的存在对他来说才是自己的人的存在,并且自然界对他来说才成为人。”^[2183]

虽然没有出现“私有制”、“资本主义”诸如此类的直接相关字眼,但很明显,整个段落论述的前提是资本主义社会自然界同人的异化。针对人被夺走自然这一异化境况,马克思论述了共产主义社会人与自

然的应然状态,强调“只有在社会中,自然界才是人自己的人的存在的基础,才是人的现实的生活要素”,并由此得出结论:“社会是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从而将人与自然统一的基础归于社会。

但正如我们前面所提及的,在这一部分,马克思是赋予“社会”以特殊含义的,它被用来专指与资本主义社会相对立的共产主义社会。因此,“社会是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这一命题可以而且应该被理解为“共产主义社会是人同自然界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有一种观点认为,“人类对自然界的一切力量和对象的高度控制”即“消除一切自然的限制”是共产主义社会的一个特征^[71]。由马克思对共产主义社会下人与自然关系的论述可知,这种观点是很难成立的。此外,“共产主义社会是人同自然界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这一命题的言外之意是:在未达到共产主义以前的所有社会形态中,人与自然的统一是不可能的。换言之,人与自然的统一,只有在共产主义社会才能实现。而努力实现人与自然的统一,就是以实际行动向共产主义社会迈进。

其二,着眼于现实社会——工业是自然界对人的“现实的历史的关系”。“工业是自然界对人,因而也是自然科学对人的现实的历史的关系”,马克思进而将人与自然、哲学与自然科学联系起来。马克思看到工业在人的解放中的作用,并提出了两个任务:第一,将自然科学与哲学即关于人的学说结合起来。“说生活还有别的什么基础,科学还有别的什么基础——这根本就是谎言”。第二,研究现实的与人相关的自然界即现实的人本学的自然界。现实的人本学的自然界就是指“在人类历史中即在人类社会的形成过程中形成的自然界,是人的现实的自然界;因此,通过工业的形式——尽管以异化的形式——形成的自然界,是真正的、人本学的自然界”^[72]。

通过马克思对现实社会的考量可以看出,他此时已经开始运用辩证思维,在对异化进行批判的同时,也看到了异化的积极作用,意识到了工业在联结人与自然之间所具有的基础地位。但正如前文所述,由于此时的马克思并没有对工业给予足够的重视,这种看法还没能够成为马克思的主导思想。

新旧思想的这种杂糅和碰撞使马克思关于人与自然的关系理论也存在一些相互抵触的地方。一方面,与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探讨一样,马克思把人的解放之实现寄望于未来社会,这对现实世界人们的努力的确有一定的消解作用。另一方面,马克思对人的解放的描述也还带有明显的人本主义逻辑的烙印。但与此相比,更为重要的是,马克思提出的这一理论和为这一理论所进行的探索无疑是具有前瞻性和开创意义的,对于那个时代的无产阶级解放有着巨大的鼓舞作用,对于今天的社会主义建设也仍然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

三、马克思共产主义思想的后续发展

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随着《1844手稿》的发表,其中包含的人、人的异化以及解放等理论一度成为非马克思主义者批判和攻击马克思主义的武器。为使马克思免受攻击,法国学者阿尔都塞指出:“在马克思的著作中,确实确实有一个‘认识论的断裂’。根据马克思自己说的,这个断裂的位置就在他生前没有发表的、用于批判他过去的哲学(意识形态)信仰的那部著作:《德意志意识形态》。”^[81]阿尔都塞通过这个做法在早期的马克思和成熟时期的马克思之间划了一道鸿沟的同时,也使自己参与到了对《1844手稿》的评价中,并成为两种截然相反的评价之一的有力主张者。实际上,这种争议源于《1844手稿》马克思思想的抽象性。换言之,《1844手稿》时期的马克思,其思想中的费尔巴哈痕迹是非常明显的。作为这种影响的一个直接表现,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思想还只是一种抽象的共产主义观念。后来,马克思通过自我批判和自我清算,使自己的共产主义思想完成了质的转变。这个转变始于《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却实现于《德意志意识形态》。

1. 超越“真正的共产主义者”,宣称自己是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

阿尔都塞在批判“真正的共产主义者”时,对其作了形象的描绘:“我们依旧停留在原来的意识形态领域里:我们靠近了它的边界,一块界碑向我们指出边界对面的方向和目的地”,并指出,作为“真正

的共产主义者”的费尔巴哈“永远停留在边界线上,用意识形态的话语来书写反对意识形态的话”^{[8]243}。用马克思那句著名的话来说,就是“正是在共产主义的唯物主义者看到改造工业和社会结构的必要性和条件的地方”,费尔巴哈“却重新陷入唯心主义”^{[9]22}。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超越费尔巴哈的抽象和自说自话,切中肯綮地指出:“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来说,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9]19}

2. 立足于工业实践,明确提出人与自然的统一

根据上文,在《1844手稿》中,马克思赋予“社会”这一概念以专门的含义,即专指未来社会,也就是共产主义社会。因此,在对人与自然之统一关系的探讨上,马克思是相互矛盾的。一方面,他将人与自然的统一寄望于未来社会,从而切断了人与自然的矛盾在现实社会解决的可能性和现实性,进而也在无意间消解了人在当下社会为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解所做出的努力和愿望;另一方面马克思又将二者的统一归之于工业这一基础,从而为人与自然的统一在现实社会找到了一个出口,尽管后一种思想在马克思那里还居于次要地位。德国学者A·施密特把马克思视为最大的乌托邦,因为他认为“在马克思那里永远不可能达到主客体的统一”。施密特对马克思的这种指责和定性就是从第一个方面做出的。

《德意志意识形态》时期,马克思扬弃了第一个方面,发展了第二个方面,不但确认人与自然在现实社会能够实现统一,而且找到了二者统一的基础,这个基础就是工业实践。在此,我们要引用马克思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那段著名论述:“在工业中向来就有那个很著名的‘人和自然的统一’,而且这种统一在每一时代都随着工业或慢或快的发展而不断改变。”^{[9]20-21}在这里,马克思不仅找到了人与自然统一的基础,从而使在《1844手稿》中还只是处于萌芽和次要地位的那个思想明晰起来并得到进一步发展,而且指出了这种统一的历史性,从而使人与自然的统一具有了实践性和可行性。人与自然、主体和客体的统一不再是不可企及的梦想,而是在当下便可付诸的行动。

3. 超越抽象,将共产主义的实现具体化

不同于《1844手稿》中对未来社会带有想象性质的描绘,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详细论述了共产主义的实现条件。

其一,“解放”是一种历史活动,不是思想活动。针对“聪明的哲学家”们大喊口号的词句“解放”,马克思认为:“只有在现实的世界中并使用现实的手段才能实现真正的解放……当人们还不能使自己的吃喝住穿在质和量方面得到充分保证的时候,人们就根本不能获得解放。”^{[9]18-19}马克思因此指出:“‘解放’是一种历史活动,而不是思想活动,‘解放’是由历史的关系,是由工业状况、商业状况、农业状况和交往状况促成的。”^{[9]19}这是马克思对德意志意识形态家的批判,也是对自己早期思想,如《1844手稿》中思想的自我清算。后来,那些用马克思早期“解放”理论反对马克思主义的人,都没有看到马克思在这里特别指出的“解放”的历史性,从而犯了和“聪明的哲学家”们一样的错误。

其二,不再停留于人道主义激愤,开始探讨消灭异化的条件。毋庸置疑,共产主义社会是没有异化的社会。在《1844手稿》中,马克思以异化为武器对资本主义的罪恶进行了激烈批判,并以扬弃异化的共产主义为对照,从而彰显了异化存在的不合理性。但对于如何消除异化这一问题,马克思不仅没有给出答案,甚至没有提出这一问题。这一问题的提出和解答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实现的。

马克思指出,这种异化的消除,需要具备一个根本前提和两个“实际前提”^{[9]30}。其中,这个根本前提是生产力的巨大增长和高度发展。而两个“实际前提”分别是:第一,要使异化发展到极致,“成为一种‘不堪忍受的力量’,即成为革命所要反对的力量”;第二,大多数人都因异化而成为“‘没有财产的’人,同时这些人又同现存的有钱有教养的世界相对立”。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作为根本前提的生产力的巨大发展是“绝对必需的实际前提”,因为“如果没有这种发展,那就只有贫穷、极端贫困的普遍化;而在这种极端贫困的情况下,必须重新开始争夺必需品的斗争,全部陈腐污浊的东西又要死灰复燃”^{[9]30},异化的消除也就无从谈起。

其三,共产主义不仅是一种理想,更是一种运动。从《1844手稿》时期马克思对共产主义的描述来看,共产主义仅仅被当作一种理想状态,它对于人们的行动有一定的鼓舞作用,但另一方面,其过于抽象的性质又削弱了这种鼓舞性和号召力。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对这种因抽象性而产生的不足作了弥补。他明确指出:“共产主义对我们来说不是应当确立的状况,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我们所称为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9]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共产主义不仅是一种确立于未来的制度,也不仅是一种我们需要为之奋斗的理想,更是一种我们现在正在开展的运动。因此,它不是否认了作为理想和制度的共产主义,而是在承认作为理想和制度的共产主义的基础上,强调共产主义的现实性和可实现性。它是要告诉人们,共产主义并不是遥不可及的,而是当下就可以为之努力的事业。也就是说,我们正在进行的所有“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都是一种共产主义的行动,都使我们向作为理想和制度的共产主义更进一步。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完成了对费尔巴哈所代表的“真正共产主义”的超越,也实现了他对自己共产主义思想的自我批判。共产主义的“幽灵”开始指导全世界的无产阶级为打破锁链、获得全世界而斗争。

《德意志意识形态》是马克思实现哲学伟大变革的标志性文本,其中的每个思想均能独立成篇。关于共产主义的思想也是如此。但本文对《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共产主义思想的考察,仅侧重于与《1844手稿》相对应的概念,是对这些概念的展开。所以,《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与共产主义思想相关的其他概念,如分工理论、“一下子”同时发生的思想、世界历史理论等,在这里都不再涉及。此外,马克思共产主义思想的“后续发展”,这是一个非常巨大的课题,绝不是止于《德意志意识形态》,这些内容将会在以后的研究中逐渐展开。

参考文献:

- [1]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M]//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 [2]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
- [3]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 [4]奥古斯特·科尔纽.马克思恩格斯传:II卷[M].王以铸,刘丕坤,杨静远,译.北京:三联书店,1965.
- [5]杨适.马克思《经济学—哲学手稿》述评[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 [6]埃·薄蒂热利.论《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恩室.《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研究.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
- [7]贝尔特·奥尔曼.马克思关于共产主义的看法[G]//北京图书馆马列著作研究室.马恩列斯研究资料汇编(1980).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2.
- [8]路易·皮埃尔·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M].顾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
- [9]马克思.德意志意识形态[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

Marx's View on Communism in *Economic and Philosophic Manuscripts of 1844*

Wang Wei

(Research Institute of Philosophy, Hebe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 Shijiazhuang 050051, China)

Abstract: Undoubtedly, communism was connected to Marx closely. During the course from democracy to communism, Marx got his view on communism. As a work in the transition, the basis of *Economic and Philosophic Manuscripts of 1844* was the full explication on communism

Key words: Marx; communism; *Economic and Philosophic Manuscripts of 1844*; historical materialism; society

(责任编辑 石丽娟)